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七

經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一千八百十八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七

丁靈王十
未八年
十有九年

晉平四年齊靈二十八年衛獻二
十三年殤五年蔡景三十八年鄭

簡十二年曹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年杞孝十三年
平二十二年秦景二十三年楚康六年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縣今屬濟南
郡案禮記武王

封黃帝之後於祝即此也
禹城縣今長清縣豐齊鎮北
有故祝柯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

左傳
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

督揚杜注
即祝柯也

集說 杜氏預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孫氏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陳氏傳良曰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侯何間有事也 汪氏克寬曰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某會盟無王臣而再舉諸侯間有異事若會盟殊地也 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諸侯經予諸侯同圍齊故盟無褒貶而其辭平會夷儀不能討齊故盟于重丘特書同著其同心為惡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 執邾悼公以
其伐我故

集說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
伯討奈何邾仍伐魯晉人疾焉執其君以劫
其地然則何為不言以歸舍之也曷為舍之未得
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舍之許氏翰曰執之
舍之削取其田不以王命雖當罪非正也高氏
閔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故

人稱

公至自伐齊

集說劉氏敞曰此圍也其以伐致何圍而以伐致者
以伐告也又曰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
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
何得書之乎又曰穀梁曰春秋已盟而復伐者則以
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
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

或取其地非也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齊致齊事也
今欲以齊明邾以邾明齊乎無義以通之且書晉人
執邾子貶晉已明矣取邾田自漷水刺魯已明矣又
何不足而以齊明邾乎 程氏端學曰此與僖二十
九年圍許致圍不同者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
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
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湛氏若水曰書公至自
伐齊謹君之出入也同圍齊而云伐者圍即伐也

取邾田自漷水

漷好號反又音郭 漯水杜注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

縣入泗案合鄉漢縣北齊省湖
陸即湖陵在今魚臺縣東北

左傳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東
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瘧疽生瘍於頭濟

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
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盥而
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
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
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

蒲圃杜注

集說杜氏預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
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
氏敞曰其曰取邾田自漷水何非所取也
自也魯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
之惡又甚焉交譏之又曰公羊曰漷移也非也向者
執邾子乃為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漷自移而取田
春秋乃坐其岩以盜地乎何悖也蘇氏轍曰成二
年晉人敗齊于鞶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

陽田不言齊魯地也本以晉命取田於邾故書曰取
邾田自漷水言非魯地也 高氏閻曰邾之病魯信
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
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
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又云自漷水者
隨漷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張氏洽曰言取
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
威以彊取明矣魯肆彊奪邾失漷水田而庶其界我田
相繼來奔邾自是衰亂矣 鄭氏玉曰傳稱疆我田
蓋魯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邾田故沒其疆田之說
正其取田之罪 汪氏克寬曰後此哀二年取漷東
田則又不止自漷水矣於此見魯之陵弱小而深為

也利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泰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

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集說吳氏激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樂鯈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集說高氏閔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於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矣張氏洽曰樂鯈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彊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

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附錄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

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

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戶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

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句瀆之丘地名襄九年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即此高唐杜注在祝柯縣西北漢置高唐縣今為

高唐州山東濟南府禹城

縣北四十里有古高唐城

集說家氏鉉翁曰齊靈廢嫡齊光篡父其所從來由高厚贊其君伐本樹蘖已為之傅崔杼陰謀更深輔光以篡殺厚而兼其室復殺光以媚於晉亂臣賊子患失為心其禍至於殺身喪邦覆其族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 何善爾 大其不伐喪也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 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胡傳 穀齊地也 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 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 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 或曰 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墮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 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 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 猶欲墮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陸氏淳
曰穀梁曰勾宜蟬帷而歸命於介案不伐喪常
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
劉氏敞曰還者何善辭也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
後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
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
在國無專焉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
節也又曰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士勾外專君命故
非之也非也謂之未畢則以為貶矣公子遂至黃乃
復公孫敖如周不至而復復者穀梁所謂事畢也然
則春秋反不貶遂與敖乎案士勾不伐喪可謂知禮
不免於貶遂教專命可謂非禮反無貶乎且士勾何
貶哉大夫以君命出境進退在大夫者可也 王氏
蓀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
者衆矣而士勾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
朱子曰春秋分處只是晉士勾侵齊至穀聞卒

乃還這分明是與他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總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憚帷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家氏鉉翁曰憚帷反命未出疆之禮及殮則境外非俟命之地書其還善之耳 汪氏克寬曰公追齊師至鄙弗及不當往而往也 公救成至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 士匄侵齊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 陳氏際泰曰春秋之大夫猶有義舉焉納捷菑于邾而弗克納也侵齊之役士匄聞喪引還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此易及乎則胡宋襄之伐齊喪也

附錄左傳 四月丁未鄭公孫蔓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

大路使以行禮也 張氏洽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總殺伐之柄以臨有喪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集說程氏端學曰譏世卿也蓋慶父為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仲孫羯仲孫纓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汪氏克寬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為大夫是曰莊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灑藍杜注齊地

當在臨淄郊外

集說高氏閭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

以說於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張氏洽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辭言之可謂著明矣。程氏端學曰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汪氏克寬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作喜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草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嫡之子也圭嫡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賓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

聽政立子

產為卿

胡傳案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逐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集說汪氏克寬曰莊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

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

集說高氏閔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

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

城西郢

左傳

城西郢也

集說

王氏蓀曰魯備齊難城其國之郢則凡西境亦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彊矣汪氏克寬

曰鄂乃外城此云西鄂實國都外城之西
鄂而所謂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匱于柯

左傳 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大隧杜注地闢或

曰在今高唐州境

集說杜氏諤曰襄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
故詳錄之許氏翰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

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此書叔孫豹會晉士匱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

事如此故屢言高氏閔曰魯猶懼齊故為柯之會
以自固湛氏若水曰懼齊而援晉之權臣以自固

也非禮

城武城

武城杜注太山南武城縣通典費縣有

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

有

左傳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集說

孫氏復曰城西郢城武城懼齊也

高氏閔曰

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

家氏鉉翁曰國不能用賢紀綱陵遲百

度廢弛寇至則危矣多城何益

汪氏克寬曰子游

為武城宰即此武城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

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梃以撻鄰國之堅甲

利兵而何畏於彊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

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則徼惠於霸國之援曾無一毫

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附錄左傳曰是謂憂其本必不有其宗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

戊靈王十二十年

晉平五年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三年曹武二年陳哀十六年杞孝十四年宋平二十三年秦景二十四年楚康七年吳諸樊八年

鄭簡十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

左傳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

集說

杜氏預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孫氏復

曰仲孫速仲孫蔑子

高氏閔曰向本莒邑宣四年

取之者也莒魯結好

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

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汪氏克寬曰孟

獻子禪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

與翟與夫

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

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杜注衛地

在

澶

頓丘縣南水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案浮水即澶淵也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之地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

左傳

夏盟于澶淵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於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高氏閔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畔道矣薛氏季宣

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
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 汪氏克寬曰齊
莊以既廢而賴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
公而專其國高厚夙沙衛之餘黨豈無其人邦之杌
隍固不敢構怨於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
也亦猶崔杼弑莊立景而同盟於重丘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 邶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
報也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集說 孫氏復曰背澶淵之盟 許氏翰曰祝柯之會
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
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季氏本曰莊子父喪
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又汲汲於伐邾不可為善

矣政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
穀

左傳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

胡傳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書者罪之也

集說 蘇氏轍曰稱國以殺非其罪也家氏鉉翁曰燮奉文侯遺言求成於晉不克而死春秋稱國而不去其官錄之也左傳言不與民同欲固不明經

旨而劉原父乃有取焉曰燮之智足以殺身而已殆其舛歟履不與兄同志書所以貶王氏錫爵曰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成先志又懼楚役求紓

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於國人而
左氏遂以違衆罪之以彊合國殺之例謬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

左傳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懇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

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名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梁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集說

何氏休曰為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范氏甯曰鄭嗣曰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

以惡陳侯 許氏翰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高氏閔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鄉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為之辯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程氏端學曰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况兄弟乎為人弟而出奔天倫絕矣 李氏廉曰杜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於陳黃秦鍼衛鯈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為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案陳黃書弟先儒多主穀梁以為陳侯不容其弟春秋惡之程氏端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書奔為罪黃二說相兼其義始備故並存焉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

於齊禮也

集說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之修聘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集說

李氏廉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讎聘宋以求援耳

汪氏克寬曰魯自蕭魚以後連

歲

與彊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

戍來

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鄰國以

尋舊

好耳

附錄左傳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譖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己酉

靈王二年

晉平六年齊莊二年衛獻二十四年鄭簡

二十年

五年殤七年蔡景四十年鄭簡

十四年曹武三年陳哀十七年杞孝十五年宋平

二十四年秦景二十五年楚康八年吳諸樊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二十二年春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
拜之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
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
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
木本源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年未聞遣一介
行李至於京師其何以為秉禮之子孫也哉 湛氏
若水曰書公如晉著其如之非禮也朝聘會同禮有
常期襄公特附晉之彊兵取邾之田而往拜之是相
交以利而不以義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漆閭丘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

亭今鄒縣北有漆城即
漆鄉也顯閭亭即閭丘

左傳 鄭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婢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踐必書重地也可

公羊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

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

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

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

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集說辭

杜氏預曰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孔氏穎達曰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外之

出奔者皆書為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趙鞅荀寅等皆書為叛叛者皆其本國之大辭也此及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為奔而言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為三叛人明其來是叛也 陸氏淳曰啖氏云凡以邑來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受叛臣非也故諱以示譏也 杜氏諭曰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為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錄而貶之 蘇氏轍曰春秋之法小國之大夫不書然紀裂繩來逆女則書以其接我也接我以禮而書貴之也小國之大夫來奔者亦衆矣雖接我而不書者也惟以地來奔則書惡其接我以利也然魯人非大夫而以地出奔猶不書何也以利接我雖微必書詳內也以利接外以微故不書略外也略外而詳內此聖人處已之厚也 王氏蓀曰叛

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氏閔曰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於魯其罪大
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
利主逋逃惡自見也陳氏傳良曰於是公猶在晉
季孫宿納之也向者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矣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則不書公猶
在晉而季孫宿納庶其則何以書春秋誅叛人君臣
之責也是故苟不納之雖有公命不書苟納之雖無
人命必謹而書之薛氏季宣曰天下之惡一也納
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
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呂氏大圭曰人臣之奔必
適讎國樂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
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
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黃氏震
曰春秋三叛臣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
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卒夷以卒婁防茲來昭公

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與李氏廉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年夷昭三十一年黑肱左氏所謂名其人終為不義者是也然春秋內大惡諱鄭詹之逃來春秋猶以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受皆我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而不諱正猶公在會未歸而師滅項不書取而書滅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

附錄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

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

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

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

舌虎叔羆因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
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
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
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
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
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
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
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
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書曰聖有瞽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
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
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
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

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麤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麤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諸轘

轘

著杜注晉邑
地志其阪有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名今河南府

鞶縣西南
有轔轔山

集說 劉氏敞曰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以盈之自出
為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
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
本也 高氏閑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
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彊大
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李氏廉曰
樂盈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為商任沙隨之
會以銅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
晉殺樂盈樂氏亡 汪氏克寬曰士鞅之言曰樂饗
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饗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樂
氏之稔惡有自來矣不然夫豈無秋毫之過而遽離
於罪乎 季氏本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楚晉之讐也
盈之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國此無君之罪也 黃氏
震曰案樂書弑君而免於討樂饗汰而以內亂亡其

家盈奔雖非其罪
而積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集說楊氏士勛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歷無有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石氏介曰

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年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四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許氏翰曰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高氏閭曰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

知故日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
謹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曹伯來朝

左傳冬曹武公來

左傳始見也

集說汪氏克寬曰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於天子之時也不朝於京師而朝於宗國曾是以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壬
杜注地闕

左傳會于商任鉅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可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

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
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
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
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
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
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集說蘇氏轍曰銅樂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
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許氏翰曰樂氏
之出徒以權門私相忌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
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
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
列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

信不誣也 王氏樵曰案樂盈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然則合諸侯而錮之何益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國使皆勿容其踪跡所向以杜其還爾

附錄公羊十有一月庚寅

穀梁庚子孔子生

集說陸氏德明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
氏士勛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
氏廉曰何休以此年為己卯杜氏以為己酉已不合史記世家以為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不合未詳孰是

案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襄公二

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子論語集注序採用孔子世家則專以史記為憑也宋氏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公穀而亦無確然不易之證但謂史記紀載多失實公穀以次相授必有據依耳夏氏洪基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為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宋濂乃從公穀作七十四歲似乎駭聞夏氏之見卓矣通鑑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亦頗有理蓋孔子生於庚戌卒於壬戌相傳已久今折衷於朱子而參以夏氏及通鑑前編之說則史紀良不誣也聖人生年自宜附見於春秋而二年無傳可附故仍存公穀而論之如此

庚
成
十
一
年

二
十
有
二
年

晉平七年齊莊三年衛獻二十六年殤八年蔡景四十一年鄭

簡
十五
年
秦
景
二
十
六
年

曹武四年陳哀十八年杞孝十六年宋平楚康九年吳諸樊十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集說吳氏激曰著不
朝正於廟也

附錄左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

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蟻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通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蟻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酌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若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集說杜氏預曰子叔齊子高氏閔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子叔敬子

附錄左傳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名室老宗人立殿而使黠官薄蔡蔡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銅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傳 案左氏會于商任銅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銅樂
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所往
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
敕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勲而逐盈又將
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
臣子反請以重幣銅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
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
何勞銅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集說 家氏鉉翁曰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
未有若此之甚者也 汪氏克寬曰屈巫將聘
於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樂盈特以父
之汰侈而多怨遂為妓母所讒而見逐未有犯上可
誅之實其罪視屈巫蓋薄乎云爾晉平用范匄之謀
屢會諸侯以銅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銅巫
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
而眩於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王氏樵曰案晉以

樂氏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彊也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以樂氏世勲出不以罪士匄之義有不直也觀春秋書二會見其以霸主之勢而彊諸侯以不順之令後書伐衛遂伐晉見晉國自亂而盟主至於受伐其戒深切著明矣王氏錫爵曰晉以柄臣讒盈之故期年兩合諸侯以銅之失霸主之義矣是以齊莊不服明雖為會而陰實保之明年遂敢於伐晉也黃氏正憲曰晉平公自度才智威力不及其父諸侯畏晉亦不及悼公之時況齊之彊大同盟未久尤其所深慮者今聞樂盈去楚適齊故復為此會以堅盟約以杜姦盟雖會十國之君意實專在於齊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

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輶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

子戶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戶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

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齧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

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不見吾過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

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

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集說

蘇氏轍曰

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高氏

閔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

除一寵嬖之

大夫顧豈難哉

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

圖其父終則殺之

轡其黨於四竟由威柄失於上故

刑不足以馭下也夫威柄既立則責謙足以折姦臣

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怨毒

所鍾遂發於靈王之世

楚之不亡者幸而已

附錄左傳

十二月

鄭游

晣將如晉

未出竟遭逆妻者

奪之以館於邑

丁巳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

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

主也不可以苟

請舍子明之類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也

集說 王氏錫爵曰子
展之斷獄最正

辛靈王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年齊莊四年衛獻二十二年
殤九年蔡景四十二年鄭

簡十六年曹武五年陳哀十九年杞孝十七年宋平
二十六年秦景二十七年楚康十年吳諸樊十一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 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
公不徹樂非禮也 禮為鄰國闢

集說 高氏閔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昏姻國國恃
以興而魯禮有加焉 王氏錫爵曰禮諸侯絕
期平公不得為杞孝喪不曰母有喪子可徹樂乎左
氏不以母子言而但曰禮為鄰國闢何居母有喪不

樂禮也為鄰
國闕亦禮也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集說 杜氏預曰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索氏復曰書畀我來奔惡納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 劉氏敬曰公羊云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爾 家氏鉉翁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及慶寅慶寅累也

胡傳 案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逼而懇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憲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諧憲之於大國而不能辨則非君子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

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集說 杜氏預曰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

無義例

孔氏穎達曰被殺書名是罪之文故

以專國叛君為二慶罪狀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郤
鑄郤犨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

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此並
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劉氏敞曰
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寅慶虎之族也杜氏云
言及史異辭則是春秋非復聖人之法也專用史而

已豈其然哉 高氏閻曰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
罪而及寅也 家氏鉉翁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

二慶也奔母弟黃於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
納黃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
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汪
氏克寬曰公子黃之奔為憩二慶而往也陳侯之如
楚蓋惑於權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解之爾屈建之
圍挾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之必誅已

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人逼於兵殺二慶以說於楚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譏其殺之不以其罪以著陳侯之無能為也王氏樵曰案慶虎慶寅據國叛君其罪大矣不正其誅而稱國以殺何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使陳能討賊則必如樂盈良霄之例矣使楚能為陳討賊則必如夏徵舒慶封之例矣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集說何氏休曰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范氏甯曰鄭嗣曰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蘇氏轍曰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殺二慶而納黃二慶之罪當死而陳不能誅也因楚而後克之故稱國以殺所以病陳也

二慶死則黃之歸無難矣。高氏閔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逐也。李氏本曰：自楚者因楚力也。自此當國用事矣。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

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聞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下中又注則乘槐
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樂鯀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曲沃者何

晉之邑也

胡傳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
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

之

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

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

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
從之遂入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

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銅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

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集說杜氏預曰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孫氏復曰此樂盈以

入于曲沃者樂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

可納也入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杜氏諤

曰春秋之法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重於歸

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王氏蓀曰魚石未嘗入於

宗也入于彭城而已樂盈則先入于晉後入于曲沃

故上言復入下言入也高氏閔曰曲沃即沃昭公

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

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

之腴饒彊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

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

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

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家氏

鉉翁曰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

臣矣春秋猶書晉樂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樂氏為晉世臣而自絕於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程氏端學曰宋魚石入于彭城將引楚作亂也晉樂盈入于晉自作亂也皆亂賊也春秋書之不特為人臣之戒亦可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矣汪氏防克寬曰朱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亂蓋不仁之力能誅則誅之苟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必為悖逆爭鬪之事矣况樂盈非有弑父與君之大惡遂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盈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鍊而走動險急何能擇盈之復入于晉實晉有以激之耳案經書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由乎曲沃而入也非也盈雖帥曲沃之甲以入晉而兵敗之後仍入曲沃故春秋據其實而書之也如公羊之言當先書入曲沃後書入晉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

左傳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
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擊為右曹開御戎
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
成御襄罷師狼蓬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
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
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
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
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
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
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
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
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
武軍於熒庭戍郢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後乃還趙

勝帥東陽之師
以追之獲晏蕡

朝歌杜注屬汲郡今淇縣即古朝歌也
孟門杜注晉隘道司馬貞曰在朝歌東北

太行地理志

在河內郡野王縣西北今河內縣即野王縣
熒庭杜注晉邑鄆邵杜注晉邑少水即澮水也

出開封府密縣古鄆城西北東陽杜注晉之山
東魏郡廣平以北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

東陽城

集說杜氏預曰兩事故言遂杜氏諤曰以兵伐衛猶不可況遂伐晉乎言遂者甚其伐二國也

陳氏傅良曰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汪氏克寬曰齊莊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

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彊楚善之大者也伐從霸之與國而果於陵霸主惡之大者也春秋之書遂其

中有大

美惡焉

案上書樂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
伐晉則盈之為齊所納可知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公穀作

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即古雍榆也今雍榆城在濬縣

黎陽縣有雍城

杜注晉地

左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左傳晉次于雍榆禮七

穀梁

言救後次

非救也

集說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

孫氏復曰次止也言救言次惡不

急救患也君命救晉豹畏齊廢命而止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以惡之劉氏敞曰非救攻之道也杜云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以出又何待焉即待晉命者豈救人之急方待命而行哉公羊曰先救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孫氏覺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彊蘇氏轍曰聶北之後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後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劉氏紹曰晉有樂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急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罪明矣陳氏傳良曰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何晉遂失霸也以區區之魯何救於晉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

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
也是故自救盟主而後昭二十一年晉帥諸侯之師
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皆不書

薛氏季宣曰次于雍榆有所畏也救晉而憚行也

程氏端學曰亦見三家之專而魯君威命之不行也

汪氏克寬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樂氏之亂齊人間

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

悉帥敝賦躡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

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菜焉齊師退而後敢還

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

曰次于雍榆蓋穆叔與趙勝皆畏齊

師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案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則遲回觀望非能

救者也春秋譏之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先通君命

矣皆誤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

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

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名為人子者

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

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

之孟氏之御駒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

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羨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集說孫氏復曰孟莊子也 汪氏克寬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徵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

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

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

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

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

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

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

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

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

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
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
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
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今濟南府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丘縣治也

穀梁遂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集說杜氏預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
書奔罪之家氏鉉翁曰季宿之納邾益也臧
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
異於盜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
滅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王
氏錫爵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

為亂納蔡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涉於要君想其人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知士哉然乎

晉人殺樂盈

左傳

晉人克樂盈於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飭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

惡之弗有也

集說

杜氏預曰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孫氏復曰不言其大夫者樂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

以殺從討賊辭

陳氏傳良曰討賊不書殺樂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樂盈非常事也樂盈亡大夫爾曷

為謂之非常晉為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隨以錮樂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若屋蓋僅焉克之而已書殺樂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曷為書之如樂盈霄奔許鄭伯為之盟大夫盟國人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頓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彊也齊氏履謙曰春秋凡殺公子不稱公子衛州吁齊無知是已大夫不稱大夫晉樂盈鄭良霄是已見殺於他國者陳佗公子也陳夏徵舒陳孔奐齊慶封大夫也亦皆討賊辭也

案盈為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幸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稱國以殺而削其大夫所以深罪盈也士匄逐盈兩年之中再合諸侯以錮之既克曲沃則盡其族而

藏之晉國之大權皆勾所操而晉侯徒擁虛器也春秋據事直書而晉侯之失政士勾之擅權不待貶而自見矣

齊侯襲莒

左傳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
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且于杜注莒邑今在青州府莒州境
蒲侯氏杜注近莒之邑
壽舒杜

集說 劉氏敞曰：襲之者何掩之也？何以書譏？何譏爾襲人而勝之？雖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孫氏覺

曰：以彊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之尤者也。

高氏閔

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

曰：

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為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

事也。家氏鉉翁曰：齊人還自晉，襲莒無名之師也。著爵而書襲，賤之也。

李氏廉曰：春秋用兵之中，惟

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入其郛，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汪氏克寬曰：齊莊以千乘之君帥

三軍之衆，輕行襲莒，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

附錄左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

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怒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怒施也

壬靈王二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年齊莊五年衛獻二十八年殤十年蔡景四十三年鄭

子十三年

簡十七年曹武六年陳哀二十年杞文公益姑元年

宋平二十七年秦景二十八年楚康十一年吳諸樊

年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未對宣子曰

昔勾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

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

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陶唐杜注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豕韋杜注國名東都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隋置韋城縣唐宋

因之金廢為鎮今在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唐杜注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

杜杜今京兆杜縣案秦置杜縣漢改杜陵今杜陵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治東南十五里范晉邑戰

國時為齊地孟子自范之齊是也漢置范縣屬東都唐改屬濮州宋以後因之今范縣東南二十五

里有古

范城

集說杜氏預曰賀克樂氏也湛氏若水曰諸侯邦交之禮有朝聘會同之期非其期則謂之非禮

杜氏曰賀克樂氏也夫樂氏之不臣克之乃天討也賀之豈禮乎王氏錫爵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

又以立德與功先之見文仲猶非

第一義也况世祿乎甚有軒輊

附錄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

鄭伯如晉子產寫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全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惠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通安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淡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

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

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集說孫氏復曰羯仲孫速子孟孝伯也高氏閭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於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集說 高氏閻曰 於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 襄十一年
楚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爭又十年
而一再伐吳急
吳而緩他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集說 家氏鉉翁曰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
八月連書日食疏家引歷術謂無連月日食之
事愚謂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
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故彊
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
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故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

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

介根杜注莒邑城陽縣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漢置計斤縣如淳曰斤音基今膠州西南五里有介

城根

集說胡氏銓曰自古姦臣篡弑之禍未有不本於其君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也趙盾崔杼皆假威弄權盟會侵伐無所不至其君信之深任之篤一旦變生肘腋而猶弗悟故聖人詳錄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為篡弑之禍故趙盾之將弑則先書其侵崇侵鄭之漸崔杼之將弑則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高氏閔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棄齊人之無信也汪氏克寃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

伸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耳然已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於己乎

大水

集說許氏翰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之災也湛氏若水曰書大水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
伐齊水不克

集說 高氏閔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能為也 汪氏克寬曰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進則憚齊之彊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耳平陰之役鄭伯在會楚亦間之以伐鄭而公子午狐軍入境未足撓鄭今此鄭伯亦在會而楚子帥諸侯之師以攻鄭諸侯是以去齊而救鄭焉伐而不果救不及事晉伯之衰亦可知矣春秋所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於鄭鄭

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妻無松栢

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

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

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

以投收禽挾因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

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

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後故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

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棘澤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南
鳩杜注楚屬國荒浦杜注舒鳩地舒

集說杜氏諤曰加楚子於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
以惡三國也李氏廉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
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汪氏克寬曰晉陽
處父伐楚以救江則書伐書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
齊不子楚人之救也季氏本曰楚既制吳於是率
三國伐鄭瞰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產用事
有備而楚亦無功矣

公至自會

集說高氏閻曰諸侯救
鄭不書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反

左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弑宜咎出奔楚

集說 杜氏預曰書名惡之也 許氏翰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王氏蓀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 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

城王嘉其有禮也 賦之大路
集說 許氏翰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高氏閔曰襄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闢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 李氏薦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

大饑

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慢王也城郊魯不與城故不書。王氏樵曰案鄭王城也於是穀洛閩毀王宮晉不能為王城之而齊為義舉也。

穀梁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曠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謹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禮也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穀禮物而

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集說楊氏士勛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謂之大饑通而言之正是一物也薛氏季宣曰民有殍為大饑國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殍無政也趙氏鵬飛曰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十五年秋螽蝗而冬饑夫為國無一年之積一經災沴則饑饉繼之何以為國今秋大水而冬大饑其無先具尤可知矣家氏鉉翁曰饑而書大民之流亡困躉必有異乎平常汪氏克寬曰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年水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無恙也今無一年之畜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荒之無素矣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

不能處變也書大旱者二
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附錄左傳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黨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癸
亥
靈
王
二
十
有
五
年

晉平十年齊莊六年衛獻二十一年殤十一年蔡景四十四年

丙
午
十
四
年

鄭簡十八年曹武七年陳哀二十一年杞文二年宋平二十八年秦景二十九年楚康十二年吳諸樊十

年三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 賴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集說許氏翰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趙氏與權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齊莊連歲用兵伐衛伐晉伐莒伐魯三年之間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蛟

蚪作於陰虎兕出於柙宜其終不免於禍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

從風風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
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
妾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
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
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
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
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閑門甲午公登臺而請弗許
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
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揅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
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
封具鐸父襄伊僂埋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
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

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我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死是主臣君者豈其為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間丘嬰

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來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若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弇中道

穀梁莊公失言

胡傳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

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集說許氏翰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高氏閔曰崔杼不能防閔其妻以淫於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怨遂以宣淫之故弑之陳氏傳良曰宋萬魯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佚賊也齊討君之讎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弑君偃然猶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以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可以溢名矣是故鄭人斲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黃氏仲炎曰齊崔杼自盡打同盟專國柄者二十五年矣而其君

終莫之疑也是以一旦動於惡焉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言順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聖人於易示其象
於春秋著其事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嚴矣家氏
鉉翁曰光迫其父而奪之位於例當稱國以弑而非
杼所得討也導光以篡者杼也又從而弑之是故坐
以首惡之罪程氏端學曰齊光自為世子而出與
會盟侵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
出盟違盟伐衛遂伐盟主襲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
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
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

案齊莊之弑晏嬰謂其為已死而非私暱者不敢任
其說非也宋之殤閔其死不為社稷而孔父仇收豈
二君之私暱耶莊公被弑之禍嬰固早知之矣納樂
氏則以為弗能久伐衛晉則以為憂必及預策其必

敗以示先見之哲而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為重而自明其不必死使天下之貪生而忘義者皆得藉口以為苟免之計畔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聖人許其清晏嬰齊之公族世為國卿與亂賊並立於朝而不聞有討逆之謀其負慚多矣胡氏安國以賈舉等從君於晉不得以死節稱引嬰言以證之非通方之論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後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

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泮杜
注闕

胡傳 晉報朝歌之後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
胡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
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
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
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
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伐齊齊逆服兵不加也 孫氏
復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
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
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
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
宗諸侯宜乎大夫曰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

杼之弑以著其惡齊有喪師自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臣弑其君為惡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弑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高氏閱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矣黃氏仲炎曰齊取朝歌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後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家氏鉉翁曰崔杼既弑莊公聞諸侯之師及境持是自解於國人晉受賂與之盟而定其位晉之為晉日趨於下矣

附錄左傳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舍如字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爨以待於朝子展執爨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集說高氏閔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李氏蘆曰

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一也而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得稱名而子國稱人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末減之詞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丘齊地直龍反齊地寰宇記聊城縣東

北有重丘襄二十五年諸侯會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案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考經文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為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

左傳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胡傳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集說誤 杜氏預曰夷儀之諸侯也己巳七月十二日經孔氏穎達曰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

歷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 陸氏淳
曰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張氏洽曰同盟之書自幽
以來何獨此盟罪之深案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
周而諸侯聽命也 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
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也 天下之惡孰大於
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 晉侯之罪亦一齊也 故曰
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李氏廉曰祁午數趙武之政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始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
諸侯也 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號三合大
夫也 汪氏克寬曰此盟書同與蟲牢同盟義同乃
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 楊士勛謂穀梁於
雞澤平丘發傳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楚今以左
傳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 齊使陳無宇如楚
乞師於是楚子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外
楚也

附錄左傳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集說 汪氏克寬曰此書至會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 衛獻公 入

胡傳 鄭伯窩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

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鮒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集說劉氏敞曰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謾君以弑也非也衍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衍君也春秋豈謂衍為謾君乎哉呂氏大圭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侯衍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衍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衍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衍當立者家氏鉉翁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者鄭忽與突衛衍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祭仲以突篡之衍之君國正也孫林父以剽篡之忽既復位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衍

入衛地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衎入夷儀不名及
剽死衎入然後名衎以正其失國之罪李氏蘆曰
爾公羊以為謾君以弑者非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 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
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
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
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
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
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

月楚滅舒鳩

離城杜注舒鳩城
在今舒城縣境

集說家氏鉉翁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克寬曰舒鳩偃姓子爵國汪氏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嘵

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

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徃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集說家氏鉉翁曰陳叛晉即楚幾年於茲晉人置而集說不問鄭從晉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

以撓楚春秋書之無貶辭與之也 王氏錫爵曰首
叙鄭之有功於陳而陳背之見征伐有名末叙文公

城濮之命見

戎服有自

附錄左傳 楚蒐掩為司馬子木使庇賦數甲兵甲午
蒐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
齒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
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
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於葛反
公穀作謁

左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後門于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
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
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也趙氏匡曰此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鄆文義正同皆以便文耳公穀之說非也孫氏覺曰吳子攻巢之門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蘇氏轍曰吳子伐楚而名何也名其卒也吳子伐楚而門于巢巢牛臣射而殺之不言滅何也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陳氏傅良曰自入州來至是而書伐楚略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卒何不以咎巢人也諸樊始通於上國爭長於楚而喪身於匹夫是自取之也趙氏鷗飛曰吳子遏以卒名非為伐而名也汪氏克寬曰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時巢蓋服屬於楚金氏賢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此無事之國相遇之禮耳吳子伐楚過巢巢楚之屬國也牛臣之射吳子為楚敵吳也巢亦吳之敵國矣其假道釋甲之禮吳固不可以施

之於巢而飾城請罪之禮巢亦不得而施之於吳也
門于巢者親乎巢之門也公羊子以為入巢之門誤
矣陳氏宗之曰案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
矣吳伐楚至巢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
左氏所載是也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謂之門
于巢何氏又謂過巢不假途皆無稽之妄說也

附錄左傳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子

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
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
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
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
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
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

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甲寅靈王二十二年有六年晉平十一年衛獻三十年齊景公杵臼元年

十五年鄭簡十九年曹武八年陳哀二十二年杞文三年宋平二十九年秦景三十年楚康十三年吳餘

年祭元

春

附錄左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鍛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

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集說王氏錫爵曰叔向果以子朱不可御即宜明言止之何始則不應而繼則病其姦致拂衣於其側哉此猶客氣未消故也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匹妙反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彊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告右宰叔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

胡傳侯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遂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衍則殖

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
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
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
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
廷加肅況私意耶范桀桓彞之徒殺身不
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集說 劉氏敞曰 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
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衍也於
殖其獨非君而逐之何哉 許氏翰曰 君臣之分一
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張氏
洽曰或問寧喜弑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衍
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也曷為書喜之罪不
從末滅乎愚以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
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遂衍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
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

冠地履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奕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辯之也趙氏鵬飛曰剽之立篡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弑也宜其以無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覆二君之間自立自弑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為重則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為剽無罪而名甯喜也此春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家氏鉉翁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營陽王未幾殺之遂陷於弑君之罪李氏本曰喜以政由甯氏之故助獻公私也安能免弑君之罪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

左傳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胡傳

案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

集說

杜氏預曰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趙氏匡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孫氏復曰

獻公

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寢喜弑剽以納獻公故

林父

懼入于戚以叛高氏閔曰叛甚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

書叛

自林父始陳氏傳良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樂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

以書叛

書叛必不能討者也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李氏蘆曰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

宋華亥

向寧華定宋弟辰仲佗石彊公子地晉趙鞅

荀寅士吉射也 王氏樵曰案林父逐君立君本為首惡今也衎入已出又披君之邑以市於大國罪不在于弑剽者之下春秋書入于戚以叛以誅之也 王氏錫爵曰林父親逐其君若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乎而左氏謂以是為戮也則將謂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也耶義則進否則退此亦非所以責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臣逆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胡傳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性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彊於為善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復其位曰復歸孫氏復曰先言卒卽衛喜弑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以見衎待弑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弑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弑而歸可知也張氏洽曰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寗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

成公衍為甚矣 趙氏鵬飛曰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
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 前日衍出奔齊以孫甯遂
之入于夷儀以甯喜挽之然國實衍之國不幸而出
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 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
遣喜行弑逆之謀既弑而後入則國雖衍之國得之
不正也 聖人惡其仗不義而求反國乃謀弑以規復
位故斥而名之 汪氏克寬曰 書歸易辭也 喜弑剽
則其歸無難矣 書復歸其位未絕也 書名著其不足
以有國也 抑揚予奪春秋之精義也 王氏樵曰 案
春秋之義常以上下比事而見始也 書衛侯衍出奔
齊繼書會于戚而衛孫林父在焉則知為彊臣所逐
矣終也 書甯喜弑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繼書
衛侯衍復歸于衛則知
復歸之故由甯喜矣

案衍不足為君且入不以正故春秋書名以罪之杜
氏預孔氏穎達謂名與不名傳無義者非也 公羊以

復歸為罪剽又以剽不書立為惡衛侯則尤誤矣衍復其位故曰復歸豈罪剽乎剽立於孫寢之手與衛

人立晉不同故不

書立豈惡衛侯乎

附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憩於晉晉戍茅氏殖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憩於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茅氏杜注戚東鄙 國杜注衛
地今大名府開州東有圍城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

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

平之世彊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附錄左傳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

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

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

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遂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及

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泰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以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雩婁杜注屬安豐郡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南雩婁故城是也城麇杜注鄭邑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懿氏杜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今
戚城在開州北七里屬直隸大名府

集說劉氏敬曰左氏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予謂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家氏鉉翁曰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亢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列國晉亦坐受其弊矣林父作亂遂君悼公為之定篡君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臣之譖而止獻

公因寧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有以致之耳 汪氏克寬曰晉平自重丘之後五合大夫于宋城杞于虢兩澶淵是也夫既自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履倒置此年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公儕之諸大夫于宋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霸統屬之荆蠻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貽諸大夫之誚澶淵謀宋災而不討蔡殺弑君父之賊于虢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悖上下之義紊内外之分雖能假勢力以合人心而不能明分義以服人心晉伯自是衰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 才何反穀
作座音同

左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與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

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姪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

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

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詰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

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餽之錦與馬

欽定四庫全書

先之以王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宗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集說孫氏復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高氏閻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家氏鉉翁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

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萬棄之寵愛向成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

晉人執衛寧喜

公羊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

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集說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寧喜弑君曷為不以伯討之辭言之寧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齊侯鄭伯見於晉侯而請之曰所謂盟主正其違而治其煩也今為臣執君無乃不可乎晉於是歸寧喜高氏閻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陳氏傳良曰凡執他國之臣必命大夫而後書於是執寧喜以歸衛侯如晉復

執之則其但書甯喜何是之謂筆削也宋人執祭仲亦執厲公但書祭仲晉人執甯喜亦執獻公但書甯喜苟書執鄭寃是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也書執衛侯衍是以討賊之義于晉也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以討賊之義于晉則放乎利而盜名者得志矣家氏鉉翁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程氏端學曰甯喜弑君之賊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則既失刑矣况既執而不殺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不以其罪執之也郝氏敬曰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而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執弑君執不附己者附錄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子曰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

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
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
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後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輕寇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
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後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
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
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
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壘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責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叔舉娶於申公子年得戾而亡君大夫謂叔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鳴聲子使叔

鄆杜注晉邑 駕杜注楚邑 棘杜注楚邑 謙國
鄆縣東北有棘亭今在歸德府永城縣南 苗杜

濟源縣西有苗亭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集說孔氏穎達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
之子高氏閔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
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王氏貫道曰若守宗
廟出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為棄社稷也許男
死於楚是以四岳伯夷
之血祀而委之蠻荆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
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
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
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
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
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南里 杜注鄭邑今開封府新鄭縣南五里有地名
南里 樂氏 杜注津名今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
境洧水 游濟 渡處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
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
不救楚得以逞蓋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
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鄭

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為成而北方諸侯皆朝楚矣
棘澤之後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
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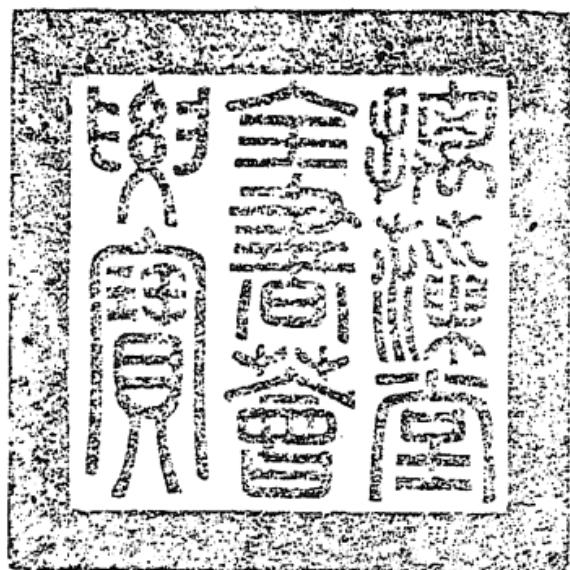
集說家氏鉉翁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
為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
矣

附錄左傳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
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
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
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郊之
歲其夏齊烏餘以麋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
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

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廩丘杜注東郡廩丘故城是也今在東昌府范縣東南七十里羊角杜注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也地理志羊角城一名義城蓋取羊角哀為名在今范縣東南新安村高魚杜注廩丘縣東北有高魚城唐朱友恭敗朱瑄於高梧胡三省注即高魚也今兗州府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鄭 煙
謄錄監生臣錢 琨